

成都的气息和秘密隐藏在一座森林里

——读蒋蓝《成都传》

□ 杨庆珍

《成都传》是蒋蓝老师写给成都的一本情书。既然是以人物来带动数千年成都演变的传记,自然有叙述、描写、抒情诸多文学手法的运用和切换,以此共同建构起一座迷人的大厦。不,也许说是一座森林更为准确。我在阅读《成都传》时,感觉就是跌落进一座壮阔无边、森林,蔚郁苍莽,繁花美不胜收入眼,比如杜鹃、马头娘、摩诃池、杜甫和岑参、花蕊夫人和薛涛……时空折叠,往昔一一重现,每一条交错纵横的小径,都通往更加幽密、深邃、神奇的远方。

成都的气息和秘密,就藏在这本砖头厚的大书里。摊开它,词语之间的路上横着溪流,山间一朵可以吻到的云,早晨的雾气,漫山遍野的杜鹃花,也有才子佳人千古流芳的故事,还有风土人情、信仰的力量,以及诗歌、茶和酒……林林总总,深厚博大的历史,瑰丽奇幻的文明,独有的人文风情,都被装进这本超级传记。

《蜀地马头娘的荒史》,相信很多人都读得津津有味,文章从古代蜀国盛产的丝绸出发,往更久远之前追溯。蒋蓝老师谈论到蚕娘(马头娘)的传说,那个无知的女子对马说:“尔能为我迎得父还,吾将嫁汝。”马儿救回父亲,她不仅拒绝履行誓言,还戏弄马说:“汝畜也!欲人为妇,其死应然。”写到这里,蒋蓝老师忍不住愤慨地写道:“他们食言之后,进而操起了灭口的屠刀。”然而他笔锋一转,又委婉地说,“我没有说女子就应该嫁给马!我的意思是说,不该出口的誓言,一个字也不能乱吐。万不能像蚕一样!”

“反过来看,在桑蚕的发展史中纠缠着这样一段情欲史,为什么竟然有如此奇妙的典故,充作天虫的美丽肇始呢?真是剪不断、理还乱,值得深思。”这段话作为《蜀地马头娘的荒史》的结语,显得意味深长,一个知识分子的道义感,一个诗人的赤子之心和纯真情怀,绞缠在字里行间,让人掩卷沉思,浮想联翩。每个作家的写作,都会打上个性气质的烙印,凸显其独特的艺术魅力。《成都传》的精彩,便是跟作者的个性分不开。

蒋蓝特别会讲故事,听他的课常常会忘记时间。读这本书,恍然觉得正在聆听他的讲述,纵横捭阖,生动活泼,然而又密不透风,字字珠玑,精彩纷呈,让人竖起耳朵全神贯注,舍不得遗漏一个字。换句话说,读《成都传》手不释卷的原因,正是被作品强大的气场所牵引,一路向前,移步换景,种种游历与见闻,看得人目瞪口呆,如爱丽丝漫游仙境。

譬如《司马相如的琴与剑》,那个大名鼎鼎的汉代美男,风姿卓异,才华横溢,他穿越千年时空,浮现于纸页间。蒋蓝考证出“琴台的奥妙”,原来琴台绝非土堆那么简单,琴台在北宋时,其上建有佛庙,在其土堆之下,人们发现埋有二十几个大瓮,明显可起到增音、扩音的作用。可以想象,当年玉树临风的司马相如端坐琴台,手中绿绮流淌出千古清音,袅袅如水波泛到远方,司马相如真是才情具足,智慧超群!

在“纵横西南天地间”这个小节里,蒋蓝老师细数司马相如两次出使西南、积极传播文化等政治业绩,行文理性、客观、公允,然而

在文字的缝隙里,我们明显能读出他对这位汉代名士的隔世深情。尽管司马相如的琴挑、夜奔,为后代诟病为试图改变命运的“经济学”“身体政治”,还有人不客气地指责司马相如“窃妻”“窃财”,但蒋蓝依然幽默地替相如解嘲:“羡慕嫉妒恨,空虚寂寞冷。列位看官,我的爱情干卿何事?!”

我从书页间抬头,仿佛看到成都琴台故径的铜车马、汉代青铜龙形灯,以及司马相如、卓文君的雕塑,夜幕降临,华灯初上,来往行人熙熙攘攘,现实与历史,光荣与梦想在此辉映。我顿时理解了蒋蓝老师对司马相如的偏爱。离开了司马相如的成都,还叫成都吗?答案是否定的。就像没有桂花、芙蓉、蜀葵的成都,肯定气质大变。

《成都传》的最后一章,蒋蓝老师把它留给了《成都风物记》,总共写到15种蜀地代表性风物,从茶、桂树、木芙蓉,一直写到蜀绣、大熊猫、珙桐。我个人特别喜欢这个章节。从历史、地理、人物到风物的书写,蒋蓝老师画出一个完满优美的弧线。

当我们谈到一座城市时,我们会谈到什么?想起什么?城市存在于你我的身边,它与遥远的历史之间,一定存在一条路径。在蜀地生意繁衍几千甚至上万年的植物、动物,它们若是开口说话,会有多少鲜活的历史被吐出来呀。未被说出的,正是成都的气息里最幽微、最隐秘、最空白的。探索成都的秘密,也许借助对风物的打量,可以通过这一条路径回归原点和起点,那里有如原生家庭,那里是最初的地方。

比如在《成都的桫欓树》一文里,蒋蓝老师写到一个有趣的细节:当年杜甫在修建草堂的时候,四处索要树苗、竹子、果树,听说桫欓树生长迅速,他就四处寻找。而住在成都的诗人何崑是杜甫的好友,杜甫想起何崑的宅园中有桫欓树,就写诗向他索要树种。《凭何十一少府崑崑桫欓木栽》:

草堂甃西无树木,非子谁复见幽心。

匏闻桫欓木三年大,与致溪边十亩阴。

时至今日,桫欓树仍是川西林盘极其普遍的树种,它们的绿荫撑起了无数村落幸福。“桫欓在成都摇曳,早已经深入到当地人的生活深处,也渗透于作家笔端。”难怪古人干脆把桫欓树直接称为:蜀木。桫欓树在蒋蓝老师笔



下,如此有情有味。写植物本来也正是他的拿手好戏之一,10年前我第一次读到他的书,正是《极端植物笔记》,从此难忘。

在我看来,成都,本质上是弥漫在交叉时空中的一种美妙气息。“气息”是一个意蕴丰厚的词,它是人文、历史、自然、地理、地域、风情等的综合体。成都的气息,是立体的、多维的、全息的。《成都传》这座庞大幽深的森林,包罗万象,一山一味,百川百味,就好比一坛老酒,一片老茶,在时光漫漶里沉淀出越来越醇厚悠远的芳香。成都的气息难以尽述,但可以捕捉,《成都传》里个性化的诗性语言,便是铺满星光的小径,把我们引向了气息的纵深,那些俯拾皆是的诗句,让人行进在森林里,不时听到鸟鸣、淙淙溪流声,闻到阵阵花香。

且看《望帝春心托杜鹃》的收笔:“诗人就是诗人,他与思念的惊魂猝然相遇,他只用泪水来抒写自己的感动,并不说出秘密的一个字。”

再看《珙桐翔翎》的结尾:“置身于天台山的珙桐密林间,遥想这些植物精灵要经历多少劫难才能安然活到今天,它们举起的白翅,珙桐翔翎,既有白垩的白,也有白垩纪的白,那是时光的底色。丛林之上的天空云朵不断造像,不断挪移着历史的皮影。一尊骑象的普贤冉冉君临,万树散开,在接触树巅的一瞬,大象坐化了。一缕缕香气从大地间蔓延而起。”

多美啊。果然,诗人就是诗人。

吸引我的,还有书中300幅图片,有些是首次披露的珍贵的史料照片,还有些是蒋蓝老师田野考察时亲自拍摄的。这不禁让人感叹,这本书的形成,不仅是一位学者在书房里长达数十年的深耕厚钻,更是用一种朴素的田野调查的方法,他身体力行、走村访寨,去细致地探究这片土地的肌理和脉络。在滔滔岷江边,在龙门山脉的褶皱里,在闹市深巷,在荒村僻野,都留下他的足迹。从《古蜀鸿蒙记》《秦汉名都记》《唐宋繁花记》《元明清风貌记》到《中国第四城记》《成都风物记》,洋洋百万言,图片数百幅,可以说,这是非常了不起的“硬核”书写。凭一己之力,肩挑日月耕耘,蒋蓝老师历经千辛万苦,成都的人文轮廓和黄金版图终于被他勾勒描画出来。

最近几年,我开始从自己的家乡,一个川西县城出发,深入去探寻它的历史,我疯狂地搜集所有能找到的县志、镇志甚至族谱,因此接触到许多陌生的文史资料,感觉踏上了一趟逆流而上的时光之旅。我无数次想,此刻我脚下的这片土地,杜甫来过,文同来过,陆游来过,杨慎来过,他们留下的诗词文赋,千百年后依然闪耀着璀璨的人文光辉。无论怎样雄壮或秀雅的山水,如果没有文化的加持,终究是苍白和粗陋的,而这些前辈文化人的足迹,正是我们探觅一方水土的索引和路标。

每年春天,我会和一群爱茶人去山里访茶,看阳光下茶树上冒出的嫩绿小脑袋,之后每次喝茶,茶山和茶树的景象就会在我脑中自动播放。茶的气息和风味,便加入了画面。有了这样的经历与体验,再看《成都传》,成都在我的认知里变得更为丰富、立体、细致,最后是新的模样了。然后,《成都传》也融入这股气息,成为成都密不可分的一部分。

治大国若烹小鲜,说的是一种举重若轻的人生心态。而心态,决定状态和姿态。为文,为人,莫不如此。

通读应斌的散文集《遇见》,已是出版后两年有余。起因是他向我约稿,说协会换届、刊物改版,急于要些评论方面的稿件,充实内容。现成的亦可,随便写几句亦可。支持一下校园文学,以壮声威。

我本疏懒,近年只偏重业余诗歌练习,评论写得极少。逼急了他才说自己是出过一本册子的,我说那行,正好细读文本。于是大热天他专程送来,我终于遇见了这本迟来的《遇见》。

朴素的封面,简洁的装帧,浅淡的赭灰色,收于“柳语集”丛书,团结出版社出版。我用一天一夜,读完了全书12万字。

这12万字,前后有文朋诗友的序跋感想,他者的视觉,呈现出一个多角度、多侧面活脱脱的作者形象。嗜文、爱酒、善烹调,热情爽朗,是朋友们不约而同的认知和赞许。其主体,展现在四个分辑中。

第一辑,邂逅时光。我称之为遇见美景。对应的厨艺,我称之为凉拌。大道至简,其实凉拌最考手艺。如何在保持新鲜食材原有姿色滋味的前提下,以最简易的佐料和不为人知的极简匠心,让美食裸呈,这需要极高的悟性和细致的拿捏。5篇文章,涉及三角梅、沙坡头、竹海、芍药谷、珙桐。有旅游所见,亦有身边所掇。有信手拈来,亦有刻意为之。应斌在写景和游记文字中,善用工笔,随物赋形,用朴实的素笔,将一众素食调理得活色生香。

第二辑,遇见美食。这是直奔主题的遇见。对应的厨艺,我称之为红烧。如果说前面的写景咏物只是一道道餐前水果、开胃小菜,那么这里出堂的,就是店家真正的硬菜,是掌勺和立灶使出的看家本领。所述云南味道、泉水鸡、阃中行、舌尖味,以及7篇文字竟有3篇直接冠以“野味”,可见其泼辣生猛重口味。食不厌精,自古宜然。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,这是国之大者。食色性也。可以说,一部人类文明史,简言之,即民以食为天中成长进步史。劳者歌其事,饥者歌其食。从硕鼠硕鼠无食我黍,到水旱从人不知饥谨谓之天府,这些源头性的咏唱与记录,无不昭示我们:菜篮子里无小事,锅碗瓢盆即文章。应斌心心念念的野味,既可以视为文化返祖的早期隐喻,也可以认定为他童年饥谨偶得美食便终身难忘的记忆烙印。在生态文明环境保护和口腹之欲之间,如何权衡一条和谐共生的现代文明红线,这是所有饕餮者应守的禁忌,也是所有美食家应该葆有的警醒。天有万物与人,人无一物与天。且夫天地之间,物各有主,苟非吾之所有,虽一毫而莫取。因此,在心安理得的享用和问心无愧的付出之间,一个好的美食者,其实,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悯者。食物链让我们卸下伪装,而高于本能的人性,也不遗余力的把我们的吃相,提升到不断进化的人的高度。

第三辑,情海拾贝。我称之为遇见美意。对应的厨艺,我称之为清炖。这里的亲情、友情、爱情,虽简朴,却深沉。大大咧咧的应斌,在此淡化了“玩童”和“吃客”的扮相,以本心示人,以真性情抒怀,字字间含笑带泪见血封喉。这是用火慢慢煨,五味杂陈的人间过往,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的历练,娓娓道

让好的文字遇见好的厨师

——关于魏应斌散文集《遇见》及其他

□ 张帆

来,不惊天不动地,却销魂却摄魄。人非草木孰能无情?这一碗心灵鸡汤,无疑是我们苍白人生最醇最浓最有营养的部分。

第四辑,行在云端。我称之为遇见美事。对应的厨艺,我称之为清蒸。这是应斌的创作感言、赏析文字以及一些朋友的评语。这一道餐后菜的妙用,在于让品尝者知其然,更知其所以然。外行看热闹,内行看门道。杀猪杀鸡眼儿,各有各的刀路。无论美食美文,皆有其规律可循。扎实的理论功底,开阔的眼界胸襟,广泛的交流交往,是力戒闭门造车盲目偏狭的必由之径。好的食材遇见好的厨师,正如好的文字遇见好的写手。两强相遇,心手双畅。

人间烟火味,最抚凡人心。应斌为人大度,身体敦实,笑声敞亮,中气十足。他总是把自己最好的东西与人分享,是一个值得交往的益友。

他经常在朋友圈晒自己的厨艺,常常有“为老妈整几个蘸蘸菜”的杰作,是一个令人敬佩的赤子。

应斌是一个热心公益的文青。作家协会、文艺评论家协会、网络作协、教育作协、书协、摄协、诗联学会、散文学会、诗歌学会,到处都有他忙碌的身影。他鞍前马后,出钱出力,不计报酬,无怨无悔,是不可多得的多面手、实干家。

他更是一名教师、校长。一个有人文情怀的老师,可以影响学生一辈子。一个文艺范儿的校长,可以撑起一方文明文化传承传播的天地。他在新中学校建立“高点”文学社,邀请众多大咖为全体师生“开文艺文化小灶”。一个寂寂无闻的山区校园,硬是被他烹任得文质彬彬、风生水起、远近驰名。

应斌之爱文艺,迁移于爱亲人、爱朋友、爱教育、爱社会,有此良友遇见,不虚此行,善莫大焉。有此美文美味佐酒人生,大快朵颐,喜不自胜!

用诗歌书写的心路履历

——《何波文集》(诗歌卷)读后

□ 孙建军

有幸得到了新近出版的《何波文集》,着重阅读了文集里的诗歌卷。掩卷隐约有感,原本倦怠了许久的诗心,仿佛顿时被重新燃情。所以更愿意将此书收录的何波诗作,解读为他用诗歌书写的心路履历。这缘自于何波留存于诗行中的那番时间洗濯与人生跌宕,融合了童话般的诗心而琢磨出来的那一抹温暖的明亮。

人生如诗,少年当是诗。上世纪80年代,被称为中国新诗黄金岁月,在一个时代万物争相以春天为序的潮流中,何波堪称四川诗坛的少年才俊。“教室里专注的眼神/印刻着春天坚毅的进取/天空中淅沥的细雨/飘洒下春天温馨的汗滴/呵,我知道了/春天的诗就应该从这里写起”。那年他才16岁,不

仅高唱出了我们这一代人渴望奋发有为的心声,而且驾驭诗歌语言的能力,已经是相当成熟了。虽然何波十分谦逊地将这一辑作品定名为“青杏小”,然而呈现出的却是赤子之心的宏大,因为我们渴望成熟而呼唤思想,又因为渴望思想成熟而选择诗歌,再因为美是真理的光辉。由此,一颗童话般的诗心便深深地植根于何波的血脉中了,并于40多年人生际遇的往复回环中,无论守望于三尺讲桌的单调清贫,还是打拼在商业职场的风起云涌,纯真的诗心始终不渝。

于是,在“无花果”这辑中,我们才会读到:“后来我才认清你的心灵/你也开花/只不过把淡红色的思想/向内开得有些隐秘”。诗无达诂,诗人似倾诉爱情,又如自我

画像,而我更愿意解读为诗人希望表达的,是伴随事业的不断成就而愈发需要诗情诗境的伴随,印证的是他创作的诗作虽然少了,但思想和诗艺却成熟而精到了。这时的他,以诗心获得了人生定力,并且从容不迫地置身滚滚红尘而安详地享受思想者的孤独。何波将这一辑诗作定名为“无花果”,用心良苦,含蓄深沉。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耐得住寂寞,有的人害怕孤独,生怕和别人的不一样,更害怕别人说他们与别人不一样。却偏有另一种人,且真正的诗人尤其突出,他们欣然与寂寞结缘,走进孤独。他们在孤独中冥想,寻找特立独行,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存在方式,而这方式一旦找到表达的时候,创造就诞生了。

于是,无论在“枯叶蝶”、“勿忘我”,还是在“我们已经长大”命名的专辑作品中,我们触摸到的依然是何波那颗童话般的诗心:“太阳永远年轻/星星总是放射光明/镰月呢?能讲很多吴刚和嫦娥的故事/比目鱼最美丽/而彩贝,能听到大海的潮音”。“哪怕相依相随是夜晚/我深信,深信/仍有一盏街灯/指引回归的路线”。于是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启示:有价值的财富被叫做有价值之宝,无价值的财富被叫做无价之宝,孤独也正是思想的无价之宝。诗歌便是无价之宝,是无焰之光,照亮自身之后将不可阻挡地去照亮万物。《何波文集》的出版之于他用诗歌写就的心路履历,尚不是结局,更应该是开始。

《何波文集》卷首,珍藏了著名老诗人孙

静轩先生早年给作者的赠词,让我忆起了孙静轩老师一首短诗中的几行,读罢“我们已经长大”最后一页,转述与何波诗人共勉定当合适:“不要成熟,不要成熟/就让它一半是青,一半是红/一半是甜,一半是苦/假如全都熟透了/也就意味着腐烂与坠落”。正如我与何波共同的诗友马嘶所说:“诗人是商品时代,苦苦坚持赠送礼品的人”。但是,当我们在做一件十分困难的事,为追求真善美而努力时,其直接的报偿是我们与许多邪恶告别了。如果我们感觉到累了,难道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走了很长的路吗?

以此名义,愿我们以诗聚集的身边,没有一个落伍者;更愿何波的诗歌创作再度登高望远,诗是心跳,梦在远方!